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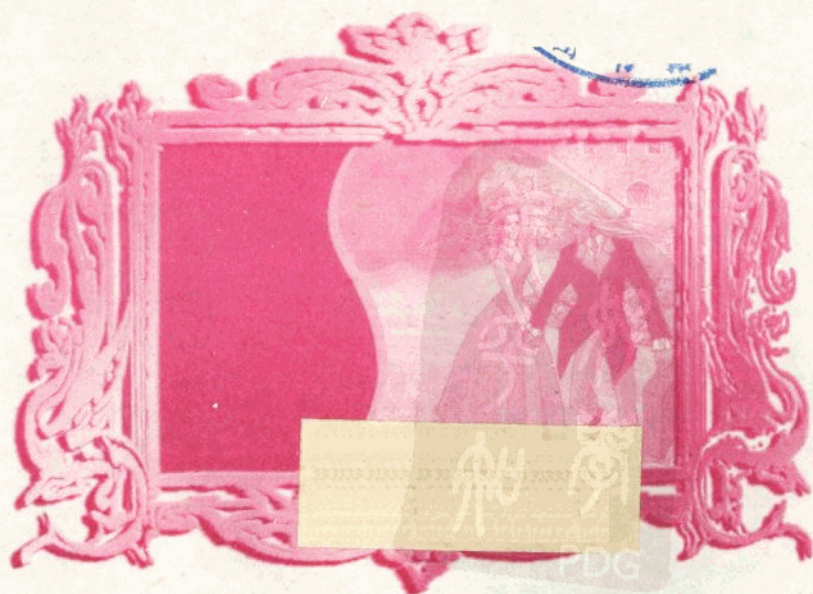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戈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王 玮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2)
1. 洛克伍德拜访希思克利夫	(3)
2. 夜宿呼啸山庄	(11)
3. 希思克利夫初到呼啸山庄	(22)
4. 凯瑟琳倒霉了	(28)
5. 希思克利夫失踪	(37)
6. 希思克利夫回来了	(49)
7. 伊莎贝拉的幽会	(56)
8. 凯瑟琳气病了	(65)
9. 伊莎贝拉私奔	(75)
10. 希思克利夫私访凯瑟琳	(8)
11. 凯瑟琳之死	(94)
12. 伊莎贝拉逃出和欣德利之死	(100)
13. 卡西发现呼啸山庄	(108)
14. 林顿见到父亲	(115)
15. 卡西再次见到两位表兄弟	(123)
16. 卡西的秘密访问	(133)
17. 在荒原上的会面	(143)

18. 卡西当了俘虏又遭逼婚	(150)
19. 卡西被带回呼啸山庄	(158)
20. 洛克伍德讲述另外两次访问	(167)
21. 哈里顿和卡西成为好朋友	(173)
22. 希思克利夫之死	(179)

内 容 提 要

弃儿希思克利夫被呼啸山庄庄园主恩萧收养。他自幼与恩萧的女儿凯瑟琳情投意合从而产生了爱情,但因地位悬殊,不能结合。希思克利夫发现凯瑟琳有虚荣心,想嫁给画眉田庄的林顿少爷时,遂悄然出走,不知去向。

数年后希思克利夫返回呼啸山庄,这时凯瑟琳已和林顿结婚,于是开始对曾经虐待过他的小恩萧和夺走他所爱的凯瑟琳的林顿两家进行报复。

但两人旧情难忘,凯瑟琳在极大的悲痛中因早产而死去。希思克利夫虽然最后做了两家庄园的主人,由于对凯瑟琳怀念不已,加上自己的“顿悟”,也神秘地死去了。

小说家用了一个艺术家锐利、敏感的目光,超越曲折复杂的情节,超乎一般的世俗观念,而深入探索她最为关心的“人性”。可以说,人性的探索是贯全书的一条主线。小说从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现了一场荒诞、可怕的恶梦,人性的冻结。接着对过去 30 多年往事的倒叙向人们追述了人性堕落的全过程。

最后,通过对两家第二代人的和好描写,给予人们以启示:

人性开始复苏,希望在人间,无论是冷酷的恨也好,“超人的爱”也好,都不能排斥否定“人间的爱”。在这现实的世界中,天长地久的毕竟是“人间的爱”。

作者简介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 - 1848),出生于英国北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位乡村教师,母亲在她2岁时就去世了。幼年时她曾两次陪伴姐姐夏洛特住在一个寄宿学校,但是,不久她又回到家中,因为她不愿意离开家乡,她依恋那么荒凉的土地。

她曾想开办一所私人学校,但没有成功。

1847年,勃朗特姐妹夏洛特(1816 - 1855)和艾米莉分别出版了不同寻常的小说《简·爱》和《呼啸山庄》。

亲姐妹的两部杰作问世后命运不大相同,《简·爱》立即受到热烈欢迎,而《呼啸山庄》从一开始便遭到了评论界的非难。

有个评论家嘲弄说道:“这部恐怖、可怕、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易名为“枯萎山庄”(后即以《Wuthering Heights》成名)才对”。随着岁月的推移,小说越来越显现出自己的光彩,小说作者的名声也与日俱增。

有人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足以和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前后辉映的杰作,就像留在“蒙娜·丽莎嘴角上的神秘微笑”一样,小说也有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人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乃至在西方一度出现了“艾米莉热”。

1. 洛克伍德先生拜会希思克利夫

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希思克利夫先生回到我的住处，今后我和他将会有一番交道好打了。在整个英格兰我恐怕找不到比这里更僻静的住处了，这对我完全合适，因为我的愿望之一就是遁世做个隐士。

我的邻居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将成为我这离群索居的生活的一个理想的搭档。他怎么能想到，我看见他那不友好的样子却是满心欢喜呢。当我骑着马走近他时，他那两道浓眉下的黑眼睛猜忌地瞪着我。

“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先生吧？”我问道。

他只是点点头作为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先生，您的新房客，”我接着说道，“我一到此就尽快前来向您致意，希望我住在画眉山庄没给您带来不便——”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先生。”他打断了我的话，闪避着，“只要是我能够阻止，我总是不允许任何人给我什么不方便的。进来吧！”

他这句邀请的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好像在说“见鬼去吧。”甚至他靠着的那扇大门也没有对这句许诺表现出同情而移动；我倒是对这个比我更怪癖的人产生了兴趣，就接受了他的邀

请。

他看见我的马的胸部简直要碰上栅栏了，竟也伸手解开了门链，然后阴郁地领我走上石路，在我们到了院子里的时候，就叫着：

“约瑟夫，把洛克乌德先生的马牵走。拿点酒来。”

“我想他全家只有这一个人吧，”那句双重命令引起了这种想法。“怪不得石板缝间长满了草，而且只有牛替他们修剪篱笆哩。”

约瑟夫是个上年纪的人，不，简直是个老头——也许很老了，虽然还很健壮结实。“求主保佑我们！”他接过我的马时，别别扭扭地不高兴地低声自言自语着，同时又那么愤怒地盯着我的脸，对我的来访没有表示出半点欢迎。

希思克利夫的宅子叫做“呼啸山庄”。“呼啸”是个当地的字眼，任何像这所宅子一样暴露在约克郡荒原的狂风暴雨中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字眼来命名。

房子附近有几棵被强风吹弯的小树，还有一圈荆棘矮丛的篱笆，所有的枝条都朝同一方向伸展着，仿佛在向太阳乞求布施似的，为这幅景象添上了最后荒凉的一笔。房子本身造得很结实，四角有巨石加固，窗户都深深地嵌在墙壁里。

在跨进门槛之前，我停步观赏房屋前面大量的稀奇古怪的雕刻，特别是正门附近，那上面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外，我还发现“1500”年代和“哈里顿·恩萧”的名字。我本想说一两句话，向这倨傲无礼的主人请教这地方的简短历史，但是从他站在门口的姿势看来，是要我赶快进去，要不就干脆离开，而我在参观内部之前也并不想增加他的不耐烦。

进了门我们径直来到家庭的起居室。在约克郡这间屋子称

为“正屋”，穿过起居室才是厨房。在“正屋”的一端有长长的厨柜架，上面放满白珐琅的盘子和银壶。壁炉上方挂着几支旧枪和两支马枪。地上铺着光滑的白石板，壁炉周围有几把绿色的高背椅子。厨柜架下边的一个壁龛里卧着一只猎狗和一窝吱吱叫的小狗，另外的墙角里还卧着几只狗。

这间屋子及其摆设正好与你心目中的约克郡农舍相符，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却不像一位约克郡农民。他长着一副吉普赛人的面孔，但从衣著和举止看，他好象是出身于上等家庭。

他走向壁炉，我也跟过去，在他的对面坐下。他没有说话。这时那只母猎狗离开了那群小狗，爬到我的腿后面呲牙咧嘴地盯着我。我试着去抚摸它，它反倒是长长地吼叫起来。

“你最好别惹它，”希思克利夫咆哮地说道，“它可不是一个宠物，不习惯受人娇惯。”

说着他一脚把狗踢开，又叫了一声“约瑟夫！”约瑟夫从地窖里应了一声，却没有上来，于是他的主人就自己下去了。屋子里就剩下我和那些狗了，其中的两条走过来监视着我。因为我并不想感受一下尖锐的狗牙的滋味，我就乖乖地坐着，只是向它们眨眨眼睛聊以自娱。一只狗忽地勃然大怒，纵身一跳抓住我的膝盖；我一挥手将它甩开，又迅速拉过桌子充当挡狗的盾牌。这一下屋子内别的狗都被惹恼了，倾刻之间六条狗向我扑过来，撕我的衣服，咬我的脚踝。

我起身抓过拨火棍，一面奋力挡住狗群一面呼救。希思克利夫和约瑟夫迈着懒洋洋的脚步，慢腾腾地从地窖里的阶梯走上来，显然对我的大呼小叫感到不悦。尽管“正屋”里的呼救声和狗吠声旋风似地响作一团，我看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快点赶来搭救的意思。幸好在厨房干活的一位妇女救了我。她听见折腾

声就手持一只长柄锅冲了进来，挥舞着锅把狗赶开了。

这场风暴平息了，我的房东进来时，我俩都站在那里激动得发抖，她已如大风过后却还在起伏的海洋一般，喘息着。

“这里出了什么事？”他生气地问。

“你倒来问我了，”我抱怨道。“一群野猪也不会比你那几只畜生更凶了。你还不如把一位陌生人扔给一窝老虎呢。”

他放下手里的酒瓶，又把桌子放回原处，一面说出了他对这场风波的唯一评论：“你不动这里的東西狗是不会咬你的，狗就是要看护家院的嘛。得了，喝一杯吧。”

“不啦，谢谢。”我答道。

“狗没咬着你吧？”

“如果我被咬了，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气愤地喊道。

希思克利夫笑了，“得了，得了，洛克伍德先生，你太激动了。来吧，喝点酒。我们这里一向门庭冷落，我和我的狗都不知道如何迎宾待客，祝你健康，先生。”

我接过他递来的酒杯并向他回祝了一句。我意识到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气，可有点傻。此外，我也讨厌让这个家伙再取笑我，因为他的兴致已经转到取乐上来了，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谈到我目前住处的优点与缺点。我发现他对我们所触及的话题，是非常有才智的；在我回家之前，我居然兴致勃勃，约好明天再来拜访。

第二天虽然冷雾弥漫，我还是如约前往呼啸山庄。经过四公里的步行，我就到了希思克利夫宅院的大门前。此时天上下起了稀疏的鹅毛般的雪花。在荒凉的山顶上，地面结了一层黑霜，寒气冻得我四肢发抖。

我打不开门上的锁链，就一纵身跳过篱笆，跑上石铺的小

路。我敲门直敲得指节发疼，屋内的狗也嗥叫起来。

“倒霉的人家！”我心里直叫，“只为你这样无礼待客，就该一辈子跟人群隔离。我至少还不会在白天把门闩住。我才不管呢——我要进去！”如此决定了。我就抓住门闩，使劲摇它。苦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干吗？”他大叫。“主人在牛栏里，你要是找他说话，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有别人。你就是闹腾到夜里，她也不会开。”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这个脑袋咕噜着，又不见了。

这时已是大雪纷飞了。

一个拿着干草叉的青年从我身后的农舍院子里出现了，示意我随他来到房子的后面，穿过厨房我们最后来到我前一天呆过的“正屋”。室内炉火正旺，暖融融的红光照耀着全屋，一张餐桌已经摆好。我惊异地看见屋竟然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就等着她请我落坐，她望望我，往她的椅背一靠，不动，也不出声。

“天气坏透了，希思克利夫夫人。”我说道。

“你本来就不应该出门。”这是她的回答。

她起身去拿壁炉架上的一个茶叶罐，火光映在她的脸上，看得出她还非常年轻。她那小巧的脸美极了，真是平身见所未见；金色的卷发松松地垂在颈间；黑色的眼睛应该是妩媚动人的，只可惜有了几分轻蔑与绝望的神情。

她简直够不到茶叶罐。我动了一动，想帮她一下。她猛地扭转身向我，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打算帮他数他的金子一样。

“我不要你帮忙，”她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我连忙回答。

“是请你来吃茶的吗？”她问，把一条围裙系在她那干净的黑衣服上，就这样站着，拿一匙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

“我很想喝杯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笑一笑。“您正好请我喝茶。”

她把茶叶丢回去，连匙带茶叶，一起收起来，使性地又坐在椅子上。她的前额蹙起，红红的下嘴唇撅起，像一个小孩要哭似的。

同时，那年轻人已经穿上了一件相当破旧的上衣，站在炉火前面，用眼角瞅着我，简直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了。他的衣着和言语都显得没有教养，完全没有在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能看到的那种优越感。他那厚厚的棕色卷发乱七八糟，满面胡须，手面粗糙；可是，他的态度很随便，几乎有点傲慢，而且一点没有家仆伺候女主人那谨慎殷勤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希思克利夫本人进来了，我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您看，先生，我如约前来拜访。不过外面下着雪，恐怕要在贵府暂避一会儿，打扰个把小时了。”

“个把小时？”希思克利夫说，一面抖掉外衣上的积雪。“你选这么一个暴风雪的天气到外面逛倒叫我吃惊。你不知道在这沼泽地很容易迷路吗？即使熟悉这片荒原的人在这样的日子也会迷路。我可以告诉你这天气一时半会儿不会变好，”

“那么也许我能从您的仆人中请一位向导，您肯行个方便吗？”

“不。我不肯。”回答得很干脆。

“啊呀！真的！那我只得靠我自己的本事啦。”

穿旧外衣的青年不再盯着我看了，转身带着要求的口吻对那个年轻女士说：

“你去泡茶吗？”

那姑娘眼睛看着我问希思克利夫：“请他喝吗？”

“把茶泡好。”他的回答腔调好生蛮横，暴露了他的粗鲁本质。茶泡好后希思克利夫对我说：“来，把你的椅子挪过来。”于是大家围桌而会，默默地吃茶。我断定我是罪魁祸首，把大家弄得愁容满面，所以就主动找话说。我一面递过杯子去斟第二杯茶一面开了腔：

“希思克利夫先生，许多人不会喜欢你们这种远离尘嚣的生活，但是我敢肯定你在这里很快乐，你的妻子——”

他脸上带着讥笑拦腰打断我和话。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哪儿？我想你是说她的躯体入土之后，她的灵魂还站在家神的岗位上，而且守护着呼啸山庄的产业。是这样吗？”

再一看这两人年纪相差悬殊，我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希思克利夫大约 40 岁左右，而那位姑娘顶多 17 岁。我忽然想到：坐在我身边用脏手抓东西吃的这家伙准是希思克利夫的儿子，这位年轻太太的丈夫。

“希思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希思克利夫说，这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希思克利夫说话时掉过头以一种特别的眼光向那姑娘望着：一种憎恨的眼光，这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啊，我明白了，”说着我转过脸对着身边那位粗里粗气的家

A1060013

伙，“这么说你就是那位拥有这迷人女士的幸运者了。”

这句话比先前的那句话效果更糟。那年轻人顿时满脸通红，握紧拳头好像要揍我。不过他忍住了，只是恶毒地骂了一句，而我假装没听见。

“不幸你猜得不对，先生！”我的主人说，“我们两个都没那种福分占有你的好天仙，她的男人死啦。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因此，她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的了。”

“当然不是我的儿子，我保证！”希思克利夫忍俊不禁，好象让他给这个举止粗鲁的小伙子当爸爸是个天大的玩笑。

“我叫哈里顿·恩萧，”那小伙子没好气地说，“我劝你尊重这个名字。”

“不敢冒犯呀，”我回答道，对他自报姓名时那份傲气暗自好笑。

我们继续吃东西，他就老是盯着我看，使我感到跟这些怪人在一起很不自在。

2. 夜宿呼啸山庄

吃喝完毕,谁也没说句应酬话,我就走到一扇窗子跟前去看天气。我见到一片悲惨的景象:黑夜提前降临,天空和群山混杂在一团寒冽的旋风和使人窒息的大雪中。

我说:“我想没有向导我是回不了家的,我该怎么办呢?”

希思克利夫不理睬我的话,却吩咐哈里顿把羊圈到安全的地方。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又问道,心里的怒气直往上撞。

没有人回答我。我环顾四周,只见约瑟夫走近来给狗添食,希思克利夫太太探着身子在烤火。约瑟夫扫了一眼屋内,用他那破锣般的嗓子说:

“我真奇怪别人都出去了,你怎么能就闲在那儿站着!可你就是没出息,说也没用——你一辈子也改不了,就等死后见魔鬼,跟你妈一样!”

我以为他是对我说话,不禁大怒,转身要把他踢出门去。我还未及发作,希思克利夫太太开口了:

“你这讨厌的老东西,阴一套阳一套的。你念叨魔鬼的名字也不怕他把你抓了去。我要让你看看我学黑色魔法已经有了多大的长进。”说着她从架子上取下一本书。“我要特请魔鬼把你抓去。红牛不是偶然死的,你的风湿病也不是上天赐的礼物。”

“好狠毒啊，好狠毒啊。”老头喘着气说。“愿主使我们摆脱邪恶。”

那姑娘眼里闪出嘲弄而又仇恨的目光，约瑟夫吓得发抖，嘴里祷告着赶紧走开了。我趁机要她关心我的难处。

“希思克利夫太太，务请原谅我打扰您；我怎么回家呢？”

“顺原路回去。”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坐下看她的书去了。

“那么，如果你听说我冻死在雪地里，你的良心难道不会向你低语说这也有你的一部分过失吗？”

“怎么会呢？反正我不能去送你。他们连花园护墙的尽头都不让我去。”

“你？我并不是请你去送我。”我回答道。“难道没有仆人们吗？”

“派谁呢？只有他自己，哈里顿，齐拉，约瑟夫，我。你要哪一个呢？”

“庄上没有男孩子吗？”

“没有，就这些人。”

“那就是说我不得不住在这儿啦！”

“那你可以跟你的主人商量。我不管。”

“我希望这能给你一个教训，你再也不敢在这片山地冒冒失失地游逛了。”希思克利夫从厨房门那边厉声喝道：“我这里没客房，不过你可以和哈里顿或约瑟夫睡一张床。”

“我可以睡在这间屋子的椅子上，”我回答道。

“不，不！我不在里时，我也不准生人在这地方逛荡，”这位粗暴无礼的主人说。

这种侮辱终于使我忍无可忍。我从希思克利夫身边挤过，一头冲进厨房又冲进院子里。外面漆黑一片。看不见出口。约